



她从聊斋来



蔡小容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她从聊斋来



蔡小容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她从聊斋来 / 蔡小容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649-2085-2

I. ①她… II. ①蔡…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2638 号

她从聊斋来

著 者 蔡小容

责任编辑 谭 笑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67千字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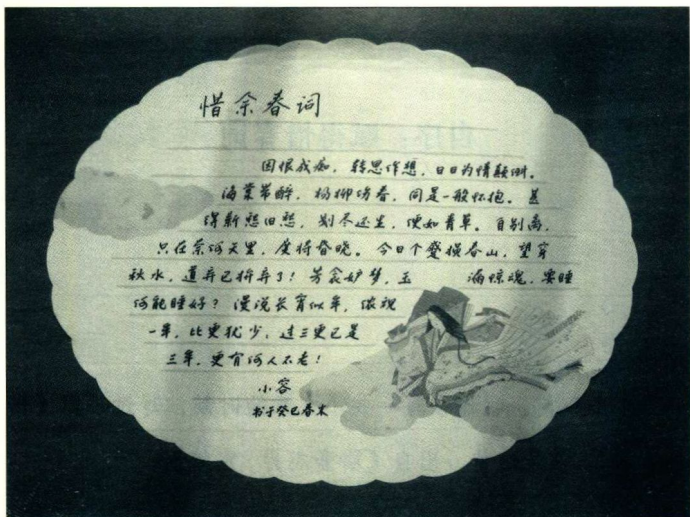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自序：赋得惜春词

十多年前，我还在写一些小文章的时候，写过一篇《惜余春词》。词是这首，出自《聊斋志异·宦娘》：

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划尽还生，便如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拼弃了！芳衾妒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依视一年，比更犹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我是十一二岁时读到它的。宦宦人家的女儿良工，在庭园里捡到一幅旧笺，上面写着这首《惜余春词》。她吟咏再三，十分喜爱，就用锦笺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遍。抄罢，置于案头，却不见了。先前曾来求亲未准的书生温如春，有



作者手抄《惜余春词》。

一天正在花畦边发呆，风吹来了这首词。他反复披读，不知它从哪里来，是谁写的。题目中有个“春”字，是写给他的吗？他感到疑惑。

这首词，我也爱极。默读成诵，多年来它一直在我心里，不思量，自难忘。我也像良工一样，用我收藏的精致信笺纸，把它抄了一遍。我写它，写什么呢？不足千字的一篇短文，不过是赏析、抒怀。那些年我很爱写东西，可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才对，并且总担心自己写不下去。

从前我读的是《白话聊斋》，那种深蓝色封面的“刘刊本”，上下两册，它的一纸风行在80年代初。译成白话

文,《聊斋》故事孩子都能看懂意思,先囫囵吞了,有些不懂的地方,由孩子去调动他的想象力,还别有效果。我记得少儿不宜的《金瓶梅》中有个细节,夜里,金妻的相好来了,“两人正在缠绵”,什么叫“缠绵”?我以为是缠毛线团那样的活计,两人一个牵线,一个绕线团,配合默契,情意绵绵。造成我这种想象的除了日常生活所见,还有《梅女》的另一个细节:梅女与封云亭长夜无事,就对坐挑线绷玩儿。那是我们也会玩的游戏:一根线绳,打个结,成一个圈,两只手掌撑开它,靠着不同手指的勾和挑,架出层层交错的立体造型,呈给另一个人,他再用手指翻挑到他的手上去,变成另一种花样。这两篇《聊斋》小说给我这样一个概念:一对男女两相亲爱,他俩在绸缪的夜里要么就绕线团,“缠一种绵”;要么就挑线绷,进行一种灵巧而益智的文体活动。——莞尔,幼年时期的荒谬想象,是可贵的,因为长大以后只剩下常规思维了。

少时我与《聊斋》盘桓了两三年,除了家中的“刘刊本”,其他渐次出现的选本也都找来看,还有连环画之类,凡有新读到的篇目,我就抄在“刘刊本”的目录旁边。渐渐看得差不多,也就搁下了。这个“差不多”,其实还差太多,实际上是初识中国语文的人用《聊斋》做了阅读材料,深入的理解还留待以后。有些书读早了,希望不会反而导致错

过——比如把《西游记》当作儿童读物打发了——希望它如一粒种子，早早播下，等待日后的生发。

二十岁，我开始写文章，同时开始逐步扩展的文学阅读。在我若干年的阅读书单中，并没有《聊斋志异》。我以为我看过了，而距离真正地读它还有数年的路程。它在那里等我，也可以说从未离开我，因为它早早就陪我一起长大了。就如陪我一起长大的小人书一样，我为它们写了一本《小麦的小人书》，又名《浮生旧梦说连环》。

四十岁那年，有位素未谋面的朋友，在给我的书评里写了这么一句：“我想，蔡小容或可写本关于《聊斋志异》的小书，那会比《小麦的小人书》更好看。”一语点醒，我还没想到呢，一听也觉得非常合适。就像演员碰上合适的角色不易，写作者找到合适的题材也不易。有的书像我，气息谐合。那些旧街陋巷里来的小人书是我的，《聊斋》也有些像我，应该说我像它吧，然而已经有太多的人写它了，我凭什么把它写成一本我的书呢？

不是说写就能写，还得等。等我做好准备，等到一切的内因外因都凑齐。

2013年，一个因由启动了。广州有家《新快报》，从年初开始连载《小麦的小人书》，每周一期，每期一整版，在他们的“大道·文化副刊”上。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报纸

已经出刊若干期了，《小麦的小人书》自问世以来，各方反应不少，但如此大规模的介绍还是第一次。到三月份，报纸编辑来联系我，我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聊斋》，于是，在“小人书”之后，继之以“聊斋”，版式相似，同而不同，自然而然。他们还策划了一个访谈，评介作者及文章：“这或许是你不可错过的专栏。我们不想做一个常规化专栏：用流行话题，找大红写手，写热门文章。我们要的，正好是她那一点‘芜荑’式的气味……世界上总需要有一个角落，保住这些有价值的书写。”

微渺不合众的我，上哪儿找这个机缘，无端得到千里之外的一家报纸如此隆重的赏识。写吧！我正想写。刚开始写这个系列的时候，灵感真如泉水，这一篇还在写，下几篇已在往外冒，汨汨而出，简直有热气，是活的！《胭脂》、《阿宝》、《娇娜》、《画皮》、《王者》、《葛巾》……它们沿着我心情的走向，一路逶迤，而蒲松龄是如此地要一奉十，我需要的，他都有。除了蒲松龄，其他我在四十年人生路上因缘际会遭逢的一切，也都纷披而来，汇聚一处，奔腾，涌流……

写《宦娘》，必然要写到《惜余春词》，这一段就直接从我2001年的那篇旧文中移植而来：

这首词是放荡的吗？我却只觉得美。好一句“日

日为情颠倒”，好一句“道弃已拼弃了”，难为“她”这么大胆，它的琅妙的音韵：ao 字韵有种不顾一切的纵情、放任、拼却与决绝——倒、抱、草、晓、了、好、少、老！真是艳，抵死缠绵，一厢自顾沉迷在有情天里。

几乎一字未易。由此我看到了这十多年间我走过的文字旅程：从前，我的文字不乏珠玉，但其格局的小、器量的窄，使得那些文章只像一片一片的琉璃瓦，没能盖成一座华厦。它们散佚了，我也不可惜。经过了十多年历练，我有了构筑屋厦的能力。从前我只能写《惜余春词》这样的小篇什，如今，整本的《聊斋志异》都能为我所用，任取所需。

而我写的这一整本说《聊斋》的书，其主旨可能仍是从前写《惜余春词》之表意的扩展：

……我倒真想把它送给什么人，但却无人可送。这张纸是一片难寄的情怀。它的对象应是并非朝暮相对的、因有越不过的阻力而时时充满离愁别恨的、惆怅的……总之，要得不到和不可能，此情怀方可盛装。就算有这样一个人，还得要他能懂，否则也是明珠暗投。我想现在没有什么人能当得起这样一

首词。它只能给一个虚拟的对象——就连良工抄它的时候，也并没有想到要给温如春呢。女人的情怀，说到底是独自咂摸滋味罢了。

《聊斋志异·宦娘》中的那首《惜余春词》，当然是蒲松龄写的。他就从他自己的诗词中拿来这首，用在小说里，托言是宦娘所写。蒲氏一生中写了许多诗词，据学者考证，其中多首都与他暗恋的一位女子有关，那女子姓甚名谁，身份生平，都很确凿。而同样确凿的事实是，蒲松龄是一位乡间穷塾师，他守着他的糟糠之妻过了数十年，他把他的生活和爱情分得很清。那么，他暗恋的女子，与她本人无关地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并进入他的小说，化身为他笔下的百媚千娇，既磊磊落落，又杳杳漠漠。

爱情本是可望不可即的。一旦接近或得到，它就变了，具体替换了抽象，阻断了想象，故尔，暗恋可能是爱情的最佳形式。因为无法实现或无意实现，它使人的情怀得到了完整的保全。或许，爱情就只是一种情怀而已？

情怀难寄，不知向谁说。向谁说都是不对的，最好是向着虚空说。如古代一位寂寞的宫女，在给边关兵士缝制的棉衣里藏进一首自己写的诗：“……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也如齐豫在英文歌里唱

的：“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诗与纸条，她们都不知会落到谁手中，正因为不知，才是正中下怀、不须避忌的虚空。不是为了谁，只为了自己的情怀，万种风情无地着，需要说，需要写。

那就写吧。写文章能使自己停留在虚空的境界中，就好比是独自挑线绷，一个人绕线团，“缠一种绵”。外在无形，内心精鹜八极。我好像跟随我写下的文字，走过了千山万水，其实我哪儿也没去，我只是坐在电脑前写文章。

2013年，我与《新快报》的编辑一起，无比投入地做出了45期专栏。写，是顺乎自己的心情，先哪篇再哪篇，而专栏如何排列，怎么配图，我也好有一番琢磨。系列文章应该怎么曲折多变，一时情爱，一时惊骇，一时谐趣，一时缱绻，内中有我调控的呼吸与节奏。我每天在家摆阵：须浓淡相宜、张弛有度，又要照应自己的心情，有时还兼顾节令。感谢《新快报》副刊部的编辑王春燕、陈思呈，她们与我心意相通，配合默契，我每周发去文与图，由她们制作成报纸版面，她们做的版实在太美，太雅致了，版式设计也是她们殚精竭虑的心血之作。作为报纸专栏，它们是完美的，堪称艺术品，让我爱不释手，难以割舍。

“聊斋”写到一大半时，我整理出五万字，投给《读库》。由此就引出关于图片的问题。延续“小人书”的风

格，我仍然用连环画来做文章的配图，“聊斋”题材的连环画版本众多，我从网上四处搜索、甄选、下载，但要刊用，下载的图片像素都不够。《读库》的办刊作风，一向是精益求精，尤其制图考究，主编张立宪让我列出这些连环画的书目，说他来想办法，然后他去借到了一批书。“聊斋”在《读库》准备和待用的同时，《小麦的小人书》也正由北京上河卓远文化公司重新设计，精心打造，再版为《浮生旧梦说连环》。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位连友——山东的韩京安、辽宁的关长青以及北京的飞鸿，鼎力相助，帮忙找“连环”、“聊斋”两个系列的连环画书。各处的书，汇聚到《读库》，由《读库》的编辑扫描、修图、制作。我那组文章题为《我自聊斋来》，刊出在《读库 1405》，刊出的时间，恰好也是《浮生旧梦说连环》出厂的时间，正是“两个铁球同时着地”！2014年11月中，《连环》与《读库》如两匹骏马，同时从北京出发，往我这里奔来，并且互相朝对方奔去——事情竟然如此完美呵！比设计的还精确，理想。它们本来就该在一起，这个完美的交汇，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命定的彼此奔向。

两本书，同样多的字数，《连环》我写了两年，《聊斋》只写了十个月。但也许实际花的时间差不多，因为写《连

环》的那两年我很少有时间坐到电脑前去，而写《聊斋》我是有时间就坐到电脑前去。《连环》写得轻松自如，几乎每篇都是一挥而就；《聊斋》则较沉重，词斟句酌，反复修改，总觉得不够好。前者凭的是情趣，后者则有巨大的激情推动。写完后两相比较，我似乎觉得还是前者好一些，一气呵成且整体结构、节奏极佳，写到结尾处还保持着向前奔的状态；后者虽较前者深入、深刻，但它既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又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到最后，我好像写到了极限，再多写一篇都不可能了。

戏散了，我转身下场。这批文章是个标记，记载下我在2013年的文字水准线。如今，书终于要出版了，依然是交给上河卓远，跟《浮生旧梦说连环》众望所归地出成一套。书在这里了，我则要继续往前走，且看前路上还会碰到什么新题目吧。

2015年5月9—22日

目录

- | | |
|----|----------|
| 1 | 自序：赋得惜春词 |
| 1 | 画皮之鬼 |
| 10 | 王者之尊 |
| 19 | 琴心·幽魂 |
| 28 | 君生我未生 |
| 34 | 愿在衣而为领 |
| 41 | 一点胭脂红 |
| 52 | 有核好种梨 |
| 60 | 天上有蟠桃 |
| 67 | 老神仙，自砍柴 |
| 73 | 有狐绥绥 |
| 83 | 小翠是狐仙 |

91	媚与娇
97	情魔之劫
103	阿绣家的杂货铺
110	狐狸都姓胡
116	前世也非假
124	以其人之道
131	细柳英姿
139	谁家的经好念
146	不战而屈人之兵
152	独 行
158	一饭之恩
164	石点头
171	子非鱼
183	汉皋解佩
19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97	凡尘·神界
203	百年大梦
210	计白当黑

218	梦里不知身是客
225	错位的心
231	猎人记
239	最后一只鹤鹑
245	金瓯缺
251	扇面上的梦境
262	人间女子
273	附录 本书插图资料一览

画皮之鬼

《聊斋志异》中的鬼，都是不吓人的，只除了一篇《画皮》。篇中鬼的形象正符合民间认识：青面獠牙，害人，挖心。直接看到这么个鬼又还好些，但它是先以一个美艳女子的形象出现，后来才揭示那原来是一张人皮，多可怕！仅此一篇，“画皮”就成了中文的典故，这就叫才力。

《画皮》的故事我们从小就熟悉了。《聊斋》连环画有多种版本，山东版的画风都是工笔画，《画皮》一册，是项维仁先生所绘。项先生擅画仕女，风格唯美隽逸，他自己的面相也丰神俊美，由此你可知，那些画美人的男子，他们自己往往就是美人，他们的画是一面窥视自己的镜子。项维仁画的女子，腰身都非常细巧，纤腰一搦，这是他对女性美的观念？他画过那么多美丽的仕女，幽娴贞静、纯洁天真，一个妖艳诡异的女鬼由他的同一支笔画出来，能构成多大反差？《画皮》封面上的女子，正揽镜自照，艳美的脸，似含有一